

乡愁大理

夏日清荷

■ 杨蕴慧

如果说荷花是一整个夏天的最美信物，那么，青海湖畔水涨地的那一片清荷，便是我夏日最爱的恬淡安宁之地！每年的夏天，荷花盛放之时，我都会去青海湖水涨地看荷花，今天难得闲暇，正好可以去青海湖边坐一坐，安安静静地观湖赏荷了！

说到青海湖，在清《云南县志》中旧称为“青龙海”，书中记载了湖面“水光如镜，秋月涵之，更觉澄湛”的美好意象，水光月影交相辉映美如诗画，这也是祥云古八景之一“青海月痕”。“青海月痕”的美妙胜景让人陶醉，而湖畔的几方荷塘却是更加令人沉醉。

荷塘以栈道为线，均匀地把荷塘边界划成了四方。天刚好放晴，我漫步来到青海湖畔，沿着栈道慢慢行走，穿行于四方荷塘间，岸边细柳轻摇，小杜鹃、白头鹎等鸟儿的叫声不时传入耳朵，“啾啾啾”“吱吱吱”，或婉转或清脆，美妙旋律变成了大自然中的交响乐，十分悦耳。

栈道左边的荷塘，一池荷叶稀疏，静静地浮在水面，偶有小荷露出尖尖的角儿，变白的叶一簇簇地冒出了水面，旁边几只黑水鸡扑腾着翅膀在欢快地戏水，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另一池荷塘，荷叶同样稀疏，留得一角残荷，几枝枯枝立于水面，荷塘倒影下的每一道折角都是几何美学和诗意的结合，像极了吴冠中的画。

左边的荷塘清疏简淡，而右边的荷塘却是另一番风景。这里荷叶满塘，水面上铺满了荷叶的青盖，层层叠叠碧绿如玉。这次来的时间，刚好是荷花初绽的时节，大多数的小荷刚刚露出尖角，悄悄地躲在荷叶宽大的叶面下，似害羞初露，羞涩含蓄。一部分稍大的花苞儿探出水面，慢慢舒展身姿，静待清风吹动它的绽放。

好在绽放的荷花还是有的，在万千碧色尽染的荷叶中，立着几株轻盈秀丽的荷花。它们亭亭玉立，清丽灵动，黄色的花蕊包裹着莲心，散发出淡淡的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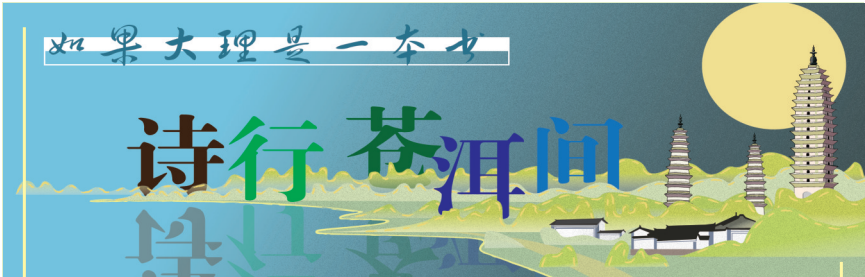
香。风动荷香，这一池错落有致的碧叶粉荷，在阵阵蝉鸣燥热的空气中，宛如一幅铺开的天然画卷。

荷塘中，蜜蜂也总是最勤快的，来回回忙忙于花间采蜜。蜻蜓也很忙碌，常常立于荷花或小荷尖角上，静候飞虫，或觅食停驻，或点水产卵。“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古人的诗意此刻是最具象化的，一幅诗中的夏日清景已悄然入画。看着荷塘碧绿红白交织的颜色，曾记诗人李商隐《赠荷花》诗云：“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只有红苞绿叶相配，荷叶之舒卷，荷花之开合，相互映衬，才有了荷花清丽高洁之姿，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

雨后初晴的荷塘，水面光洁如镜，倒影出参差错落、卧着立着、蜷缩着身子的荷叶。荷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一颗颗散落其间，风吹水面泛微澜，荷叶轻摇，露珠欢快地滚动着身体跳跃着。这画面恰合诗人施肩吾诗：“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鲜活灵动的画面，早已被写进一千多年以前的诗情画意里了。

荷塘的清，荷花的美，从古至今，咏荷的诗词从未断绝。它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是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谦谦君子，它秀雅高洁、清丽多姿，是李白笔下“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生丽质，它是苏轼笔下“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的清雅芙蕖，更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对友人的美好祝愿。

一首首诗、一曲曲词是诗人的万般心绪，是荷花动人的景致，更是文人墨客的风骨和面对生活的淡然与豁达。在这片荷塘里，夏日清荷，装点的不仅是夏日的清欢，也装点着荷塘别样的诗意和治愈。听着大自然中的交响乐，闻着荷花的清香，看柳条轻摇，我把自己装进了夏日的荷塘，让这夏日清荷拂去心头的燥热和浮躁，带来一份恬淡和安宁。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海面渔灯

于大节(明)

斜日下林丘，疎灯点岸头。
骊珠明远浪，萤火乱孤洲。
见影初疑月，鸣榔始识舟。
鲛人应不寐，渔叟夜垂钩。

——《大理历代诗词选》

从未想过，会在一首古诗之中邂逅渔灯景致。作者为明代剑川州推官，说的也应是“剑川八景”之一的“海面渔灯”，可剑川的疏灯夜影在诗人笔下，与如今大理的洱海渔灯，却似有隔空呼应之感。

每年夏秋之际，一直到冬天，大理都有一种洱海奇景如期上演，近看“一闪一闪亮晶晶，满湖都是小星星”，远观仿佛璀璨星河落于洱海，与整个星空辽阔深邃，相映成趣，身处如此美景之中，让人顿感人生美好！

此景为洱海渔民通过渔灯吸引并捕捞银鱼、西太公鱼等小型外来鱼类，优化洱海鱼类种群结构，有助于保护洱海的生态环境。原来在这醉人浪漫的背后，洱海渔灯还担负着重要的洱海生态调控功能。

而在当年，山野暮色与湖海烟火，极有可能远不及今日规模，但却自有清寂野趣，“骊珠明远浪，萤火乱孤洲。”诗人以骊珠喻浪间灯火，以萤火来形容岸边微光，远远虚实都刚刚好，夜幕之下的空灵飘渺呼之欲出。

细读古诗之后，再看洱海渔灯，仿佛更多了一种悠远、神秘、丰饶的内蕴，有那么一瞬间甚至让人相信，在渔灯之间，在洱海的深处，在三圣岛、双廊渔港码头的深水区里，传说之中的“骊珠”和“鲛人”依然还在，“骊珠”在海水深处闪耀映照得洱海表里澄澈，“鲛人”深夜不寐，在水草、鱼虾间快乐游戏；……

闪烁在明代诗人诗作中的海面渔灯，仿佛打开了一条时空隧道，“江畔何年初照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种时空的幽远与辽阔仿佛长河一般在眼前浮现。

大理地处高原，空气清冽干净，此处的月亮都似乎比别处大。大理特有山海相依的山水组合，西高东低，让城市格局自带自然天成的气息，择一高楼登高一望，站在苍山坡脚或者在洱海东岸眺望洱海，都可以拥有最佳视角，观赏夜幕下晶莹剔透的洱海渔灯。当渔灯与岸边的灯火交相辉映，环洱海边的村落成为游客的拍摄首选。洱海东岸文笔村可俯瞰渔灯全景，搭配苍山剪影构成层次丰富的画面，滤除了喧嚣，只见渔灯，黄昏时刻拍照极具氛围感，能将渔灯、古村与苍山同框定格，人文与自然景观交融。沿着苍山大道，从大理大学往南的几个拐弯处，视线极佳，整个洱海海面和海东山近在眼前，如遇皓月初升，大如玉盘，天光落湖，渔灯映浪，月影与灯影双双碎融于水波中，满目清辉素影，让人望之心神俱爽。云想山路极公园亦是一个绝佳视角，从洱海南端来看苍洱大观本就足够震撼，而在暮色渐起之时，一眼看尽渔灯、湖山、城廓之美，更是难得的体验。

夏秋之际，苍洱之间秋高气爽，傍晚搭乘环洱海“星星巴士”，沿观灯专属线路直达洱海东岸一村庄落，将洱海西岸的苍山剪影与洱海湖面的“水上星河”同框，收获属于自己的限定版大理诗意浪漫，当属美事一桩。

(王晓云)



康复者之十二 余振华

余振华生于1943年9月，已经八十高龄。他老家在漾濞，后来搬到洱源县炼铁乡下炼铁村。余振华发病早，1958年就来到山石屏。他来的时候才十六岁，从此一辈子没有成家。到了山石屏后，余振华大部分的活都干过。改板子、编篾货、竖房子、修水车，干得最多的还是铁匠。铁匠需要一把子力气，那把铁锤不是谁都能抡得动的。余振华年轻力壮，练成精力过人的铁匠。

我见到余振华是在2022年12月8日，那时冬日的暖阳烘烤着山石屏，余振华坐在轮椅上躬着腰，任暖暖的阳光洒在他厚实的脊背上。他已经失明，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没有面对着我，而是让右耳对着我的脸。他的听力极佳，尽管我说话的音量不高，但每句话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个时候，生活老火（艰难），衣裳裤子穿不起，种得的庄稼广种薄收。集体劳动又抓得紧，把病拖重的也很多。我算是疗养院里的劳动力，改板子、熬香叶油都干过，把香叶油卖掉，把木板卖了弥补院里的生活开销。我才进疗养院那几年，他们让我做饲养员，专门放牧。后来，劳动工具坏了需要匠役，我就参加了铁工组。师傅去世后，我就只能独自承担打铁的手艺。渐渐地，人们都喊我铁匠，山石屏的很多铁具都出自我的手。”余振华慢悠悠地回忆往事。

我想起麻风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铁器，少部分是从供销社买的，大多出自山石屏的匠人之手，有锄头、镰刀、砍刀、菜刀、斧头等各种铁器，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余振华之手呢？或许他也记不得。

余振华接着说：“包产到户的时候，我包了二亩五地，种了苞谷喂猪。2010年，我得了急性青光眼，个把星期一样也看不清，直到现在都看不见啦！眼睛看得见的时候，我是食堂的服务员，是为大伙服务的。现在全部要人为我服务，也真是没办法。”

我问余振华老人：“那你现在生活起居怎么办？有没有人照顾你？”余振华回答：“新来了个伙计，对

我很好，他叫周寿康。他原来在老家招呼老母，到了山石屏又招呼我，每天都把我推出来晒太阳。山石屏山高，太阳落得早。太阳下山他又把我推进屋子里。生活起居都是他招呼我。这个伙计真是很好！”他又强调了次。

这时，周寿康刚好从余振华身边经过，有些羞涩地笑。他虽然年事已高，却还行动利索。或许是一生未婚，与外界接触不多，他依然保持着那种近乎单纯的笑容。

“现在伙食就在食堂开，早两个菜，晚三个菜，中午还有零食和牛奶，早上九点开饭，下午四点半吃饭，每个月交六百块钱，伙食开得蛮好的。我现在每个月有十把块的补助，钱已够，无所求啦！”余振华接着说。

真正的疗养院，也不过如此吧！何况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山石屏还有专人照顾，这种待遇在普通的疗养院是不大可能的。

“大多，你老家还有什么人吗？”我接着问。

余振华沉默了片刻，很平静地说：“老家这边亲家也没得喽！四个兄弟都不在了，妹子也去世喽！”

在与余振华交谈的过程中，他始终躬着腰、低着头，将右耳面向我，一动也不动。他的声调始终是平静的。他似已心如止水，如高僧般禅定。

这样也好，无妻无子，虽然看不见，但心地光明平和，如此平静地过完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康复者之十三 杨文光

2022年12月8日，我再次见到了杨文光。9月2日夜，我和李医生走到村外的简易板房，正遇到几个年轻的村民油煎蜂蛹，我们坐下和他们吃了几个，当时座中有个年长者，后来知道他就是杨文光。

杨文光生于1952年阴历五月初十，今年刚好七十岁。他是洱源县凤羽镇源胜村人，来山石屏已经二十多年了。杨文光的父亲杨殿奎也得了麻风病，后来到山石屏，最后也是埋骨此间。他们弟兄姊妹三人，老二已经去世，杨文光是老大。杨文光的媳妇杨胜祥，是从怒江州兰坪县娶来的，现仍

在凤羽源胜务农。农忙时节，杨文光还得回去帮忙。在老家的时候，他就赶骡子、犁田，做着乡间男子的活计。他与妻子育有两女一男，儿子杨梅山在外打工，两个女儿杨梅菊、杨梅英都已先后嫁到山东，逢年过节，两个女儿也是拖家带口回来看望老人。

杨文光与别的康复者都不同。其一，其他几个康复者大多离异，到了山石屏之后才重组家庭，但杨文光的老家还在，那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还有几亩薄田。其二，其他七十岁以上的康复者都已安心养老，但杨文光像廖多贵一样还在打拼。当然，杨文光比廖多贵大了十岁。

杨文光说：“我在山石屏没歇着，我买了头西门塔尔肉牛，下了头小牛。刚刚卖掉，卖得八千五百多元。”杨文光兴奋地告诉我。

此时，正是上午十点钟，冬天的阳光暖烘烘地照着山石屏，温暖明亮。我和杨文光坐在山石屏篮球场上聊天。篮球场边有个露天储藏室，各家各户收来的苞谷就分区装在这个钢结构网状框里。阳光照着大地，那些苞谷黄澄澄的，分外惹眼。

杨文光虽是七十岁的人，但还很精神。他面色黧黑，身形瘦削，想必是长期田间耕作的缘故。他虽然不年轻，但穿着单薄，似乎不惧寒冷。他头发有些卷曲，下身着牛仔褲，像个西部老牛仔。

“我在山石屏除了养牛外，还养了山羊七只，猪四头，种了苞谷六七亩，一季收入苞谷五千斤左右。你说很苦是不是？我不觉得苦，我要多赚点钱给儿子。我儿子三十八岁了，还没讨到媳妇。”说到这里，杨文光有些揪心。

“我媳妇在凤羽种了五百多的稻谷，还种油菜，也挺辛苦的。我俩现在都为儿子存钱讨媳妇啊！”

杨文光可算是慈父，每日下苦干活，沿袭着老祖宗的生存方式养殖种植，为的是为儿子娶媳妇苦点本钱，真是不易。

“我养牛第一年，买了头西门塔尔牛，李医生让我挤鲜奶给大伙喝。喝了三个月，几个老人都喝怕了，不敢再喝。”杨文光呵呵笑道。

我问：“十几个老人，牛奶够吃吗？”“怎么吃得完？每天产奶三四十斤呢！”杨文光大笑。

我说：“等你儿子讨到媳妇的时候，要记得通知我。”

“一定一定”，杨文光站起身说，“没事我就先去干活啦！”

看着他精神抖擞的背影，我想，人活着就得有个盼头，有盼头才有精气神吧！

连载 89

桂花泪雨

■ 叶佳

大理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缠缠绵绵。在为数不多关于大理的记忆里，每年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它总是裹挟着菌子和湿漉漉的裤脚一同赴约。但今年却有一抹别样的味道，也许是我搬了住处的缘故，也许是又年长了几岁，不禁滋生些许感慨。

摇曳在枝头残破的花瓣混着雨水，轻飘飘地坠落在地上，像是桂花树不经意间垂眸掉下的眼泪，淡淡的，静悄悄地慢慢点染了整条街道。含着花的泪，雨滴随着风尘仆仆的人群，被一点点嵌进凹凸的砖缝里，零落成泥碾作尘。雨中的桂花褪去了原有的清香，闻起来有一点淡淡苦涩之气。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察觉到自己

白云深处有人家

方慧敏 摄

让水慢慢清

王俊人

大理的早晨
不是钟声叫醒的
是阿妈一碗热乎的饵丝
把白雾端上了桌

以前 土路绊着鞋底
后来 火车贴着田坝开过来
我们站在风里看
像送孩子出远门
盼着他带回更大的世界

父亲说 水要想清
人得先慢下来
于是 有人收了网 有人搬了家

古城的老石板上 亮着新灯
扎染的蓝 木雕的美 三道茶的香，
在年轻人的手里 活得好好的
从看着飞机上天 到高铁通到村口
老人们坐在新院子前
依旧把外来客当自家人
七十年了 大理长出的不光是高楼大路
是懂得珍惜心疼的人

我祝福你
不求更高更快
只愿苍山依旧在 洱海依旧清
愿每个回家的人
推开门 就能闻见热汤的香

大核桃箐

赵树军

烟岚裹足下的村庄
大核桃箐
细雨洗空的山乡青绿
绿得那么满
我一头扎进去 撞他个满怀

琥珀色的露珠
润开弄家姑娘的歌喉
三弦恰似赶了个集
歌声断在风里
箐谷便不那么空了

睁眼便是沦陷
闭上又充满渴望
我的眼睛 我的心
被火塘闪烁的余光
轻轻烘烤
那盏弥津古茶百抖出的清香
是我们互为故乡的契约

山海寻梦

胡家俊

我是一片云
载着七彩霞光
飘飘飘
辽阔天际的尽头
是我追逐的梦

我是一缕风
携带我的梦
掠过千山的沟沟壑壑
跨过万里碧海的浪花
在远方寻觅

我是一只小小鸟
抖落一身的尘埃
枝丫不是我永久的巢
远方高耸入云的山尖
才是我的梦

我是一滴水
沿着蜿蜒曲折的小溪
不惧前路的阻挡
汇入波涛汹涌的海
是我坚持的梦